

續傳燈錄卷第三

合三

大鑑下第十一世  
汾陽昭禪師法嗣十六人

石霜楚圓禪師  
琅邪慧覺禪師  
大愚守芝禪師  
石霜法永禪師

合三

法華全舉禪師  
芭蕉谷泉禪師  
龍華晚愚禪師  
天聖皓泰禪師  
龍潭智圓禪師  
投子圓修禪師  
太子道一禪師  
乾明了同禪師  
疎山曉珠禪師  
荆南竹園禪師  
湖州羅漢興禪師  
汾陽侍者立化

已上五人  
無錄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葉縣省禪師法嗣八人

浮山法遠禪師  
實應法昭禪師  
大衆慧果禪師  
石門守進禪師  
廣慧懷慶禪師  
承天退猛禪師  
什邡方水禪師  
香巖海仙禪師  
汾陽昭禪師法嗣

潭州石霜楚圓慈明禪師全州李氏子少為書生年二十二依湘山隱靜寺出家其母有賢什使之游方聞汾陽道望遂往謁焉陽顧而嘿器之經二年未許入室每見必罵詬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

第一九六冊

念歲月飄忽已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語未卒  
陽熱視罵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舉杖逐  
之師擬伸救陽掩師口乃大悟曰是知臨濟  
道出常情服役七年辭去依唐明嵩禪師嵩  
謂師曰楊大年內翰知見高入道穩實子不  
可不見師乃往見大年問曰對面不相識  
千里却同風師曰近奉山門請年曰真箇脫  
空師曰前月離唐明年曰遠來悔相問師曰  
作家年便喝師曰恰是年復喝師以手劃一  
劃年吐舌曰真是龍象師曰是何言歟年喚  
客司點茶來元來是屋裏人師曰也不消得  
茶罷又問如何是上座為人一句師曰切年

曰與麼則長裙新婦拖泥走師曰誰得似內  
翰年曰作家作家師曰放你二十棒年拊膝  
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師拍掌曰也不得放過  
年大咲又問記得唐明當時悟底因緣麼師  
曰唐明問首山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山曰  
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年曰祇如此語意旨如  
何師曰水上掛燈毬年曰與麼則孤負古人  
去也師曰內翰疑則別來年曰三脚蝦蟆跳  
上天師曰一任躊躇年乃大咲館于齋中日  
夕質疑智證因聞前言往行恨見之晚朝中  
見駙馬都尉李公遵勗曰近得一道人真西  
河師子李曰我以拘文不能就謁奈何年嘿

然歸語師曰李公佛法中人聞道風遠至有  
願見之心政以法不得與侍從過從師於黎  
明謁李公公閱謁使童子問曰道得即與上  
座相見師曰今日特來相看又令童子曰碑  
文刊白字當道種青松師曰不因今日節餘  
日定難逢童又出曰都尉言與麼則與上座  
相見去也師曰脚頭脚底公乃出坐定問曰  
我聞西河有金毛師子是否師曰甚麼處得  
者消息公便喝師曰野干鳴公又喝師曰恰  
是公大咲師辭公問如何是上座臨行一句  
師曰好將息公曰何異諸方師曰都尉又作  
麼生公曰放上座二十棒師曰專為派迦公

又喝師曰瞎公曰好去師應喏喏自是性來  
揚李之門以法為友久之辭還河東年曰有  
一語寄與唐明得麼師曰明月照見夜行人  
年曰却不相當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更愁  
人年曰開寶寺前金剛近日因甚麼汗出師  
曰知年曰上座臨行豈無為人底句師曰重  
疊關山路年曰與麼則隨上座去也師噓一  
聲年曰真師子兒大師子吼師曰放去又收  
來年曰適來失脚踏倒又得家童扶起師曰  
有甚麼了期年大咲師還唐明李公遣兩僧  
訊師師於書尾盡雙足寫來僧名以寄之公  
作偈曰黑毫千里餘金擲示雙趺天人渾真

合三

三

測珍重赤鬚胡師以母老南歸至瑞州首衆於洞山時聰禪師居焉先是汾陽謂師曰我編參雲門兒孫特以未見聰為恨故師依止三年乃將仰山楊大年以書抵宜春太守黃宗旦使請師出世說法守以南源致師師不趣特謁守願行守問其故對曰始為讓今偶欲之耳守大賢之往後上堂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乃豎起拄杖曰這箇是南源拄杖子阿那箇是經良久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喝一喝下座上堂良久曰無為無事人猶是金鎖難喝一喝下座問如何是佛師曰水出高原問如何

是南源境師曰黃河九曲水出崑崙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隨流人不顧斫手望扶無上堂雲叔霧捲杲日當空不落明暗如何通信僧問山深覓不得時如何師曰口能招禍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洞庭湖裏浪滔天問東涌西沒時如何師曰尋問夜靜獨行時如何師曰三把茆間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響曰出匣後如何師噓一聲問關中取靜時如何師曰頭枕布袋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堆堆地曰見後如何師曰堆堆地問一得永得時如何師曰抱石投河問伏鎔鐸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師曰斬將去僧擬議師

便打師住三年棄去謁神鼎諲禪師鼎首山  
高第望尊一時衲子非人類精奇無敢登其  
門者住山三十年門弟子氣吞諸方師髮長  
不剪弊衣梵音通謁稱法姪一衆大咲鼎遺  
童子問長老誰之嗣師仰視屋曰親見汾陽  
來鼎杖而出頭見頽然問曰汾州有西河師  
子是否師指其後絕叫曰屋倒矣童子返走  
鼎回顧相矍鑠師地坐脫隻履而視之鼎老  
忘所問又失師所在師徐起整衣且行且語  
曰見面不如聞名遂去鼎遣人追之不可歎  
曰汾州乃有此兒邪師自是名重叢林定林  
沙門本延有道行雅為士大夫所信敬鼎見

延稱師知見可興臨濟會道吾虛席延白郡  
請以師主之法令整肅忘軀為法者集焉上  
堂先實應曰第一句薦得堪與佛祖為師第  
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為師第三句薦得自救  
不了道吾則不然第一句薦得和泥合水第  
二句薦得無繩自縛第三句薦得四稜著地  
所以道起也海晏河清行人避路住也乾坤  
失色日月無光汝輩向甚麼處出氣如今還  
有出氣者麼有即出來對衆出氣看如無道  
吾為汝出氣去也乃噓一聲卓拄杖下座上  
堂道吾打鼓四大部洲同叅拄杖橫也拋拈  
乾坤大地鉢盂覆也蓋却恒沙世界且問諸

人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向北俱唐  
州喫粥喫飯若也不知長連床上喫粥喫飯  
次住石霜當解夏謂衆曰昨日作嬰孩今朝  
年已老未明三八九難踏古皇道手鏖黃河  
乾脚踢須彌倒淨生夢幻身人命夕難保天  
堂并地獄皆由心所造南山北嶺松北嶺南

合三

五

山草一雨潤無邊根苗壯枯槁五湖衆學人  
但問虛空討死脫夏天衫生被冬月襖小朋  
無事人特地生煩惱喝一喝下座上堂一喝  
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  
更遂喝一喝曰且道是賓是主還有分得者  
麼若也分得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若也未

老僧失利因同道相訪上堂颯颯涼風景同  
人訪寒寒煮茶山上水燒鼎洞中樵珎重問  
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長安夜夜家家月曰  
來後如何師曰幾處笙歌幾處愁問一物不  
將來時如何師曰槐木成林曰四山火來時  
如何師曰物逐人興曰步步登高時如何師  
曰雲生足下問古人封白紙意旨如何師曰  
家貧路富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三日  
風五日雨上堂夫宗師者奔貧子之水珠究  
達人之見處若不如是盡是和泥合水漢良  
父曰路逢劔客須呈劔不是詩人莫獻詩喝  
一喝上堂我有一言絕慮忘緣巧說不得祇

要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直舉且作麼生是直  
舉一句良久以拄杖畫一畫喝一喝問已事  
未明以何為驗師曰玄沙曾見雪峰來曰意  
旨如何師曰一生不出嶺問祖意教意是同  
是別師曰馬有垂韁之報犬有嚙草之恩曰  
與麼則不別也師曰西天東土問如何是學  
人自己師曰打骨出髓上堂入水見長人珎  
重上堂面西行向東北斗正南宮道去何曾  
去騎牛臥牧童珎重上堂春生夏長即不問  
你諸人脚跟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華光  
寺主便下座上堂藥多病甚細細魚稠使下  
座示衆以拄杖擊禪床一下云大衆還會麼

不見道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諸方達道  
者咸言上上機香嚴恁麼悟去分明悟得如  
來禪祖師禪未夢見在且道祖師禪有甚長  
處若向言中取則悞賺後人直饒棒下承當  
辜負先聖萬法本閑唯人自闢所以山僧居  
福嚴祇見福嚴境界晏起早眠有時雲生碧  
嶂月落寒潭合三音聲鳥飛鳴六般若臺前婆羅花  
香散祝融峰畔把瘦筇坐盤石與五湖衲子  
時話玄微灰頭土面住興化祇見興化家風  
迎來送去門連城市車馬駢闐漁唱瀟湘猿  
啼嶽麓絲竹歌謠時時入耳復與四海高人  
日談禪道歲月都忘且道居深山住城郭還

有優劣也無試道看良久云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問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曰釣絲絞水問尋枝摘葉即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柳栗拄杖曰意旨如何師曰行即有挑雲水衲坐來安在掌中擎問既是護法善神為甚麼張弓架箭師曰禮防君子問如何是佛師曰有錢使錢上堂祖師心印一印印空一印印水一印印泥如今還有印不着者麼試向脚跟下道將一向來設你道得個儻分明第一不得行過衲僧門下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良久曰人王三寸鐵徧地是刀鎗喝一喝卓拄杖下座上堂天已明鼓已響聖衆

臻齊合掌如今還有不合掌者麼有即尼軌歡喜無即瞿曇惡哉久立珍重問磨磬三尺劍去化不平人師意如何師曰好去僧曰點師曰你看僧拍手一下歸衆師曰了上堂北山南南山北日月雙明天地黑大海江河盡放光逢著觀音問彌勒珍重問有理難伸時如何師曰苦曰恁麼則舌拄上闕也師噀一聲僧曰將謂胡鬚赤師曰夢見興化脚跟麼示徒偈曰黑黑黑道道明明明得得得師室中挿劍一口以草鞋一對水一盆置在劍邊每見入室即曰看看有至劍邊擬議者師曰險喪身失命了也便喝出師冬日傍僧堂

作此字三三三几其下注曰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首座見曰和尚今日放參師聞而咲之寶元戊寅李都尉遣使邀師曰海內法友唯師與楊大年耳大年棄我而先僕年來頓覺衰落恐死以一見公仍以書抵潭帥敦遣之師惻然與侍者舟而東下舟中作偈曰長江行不盡帝里到何時既得涼風便休將擲棹施至京師與李公會月餘而李公果沒臨終畫一圓相又作偈獻師世界無依山河匪礙大海微塵須彌納芥拈起幘頭解下腰帶若覓死生問取皮袋師曰如何是本來佛性公曰今日熱如昨日隨聲便問師臨

行一句作麼生師曰本來無罣碍隨處任方圓公曰晚來困倦更不答話師曰無佛處作佛公於是泊然而逝仁宗皇帝尤留神空宗聞李公之化與師問答加嘆久之師哭之慟臨壙而別有旨賜官舟南歸中途謂侍者曰我忽得風痺疾視之口吻已喎斜侍者以足頃地曰當奈何平生呵佛罵祖今乃爾師曰無憂為汝正之以手整之如故曰而今而後不鈍置汝後年正月五示寂壽五十四臘三十二銘行實於興化塔全身於石霜續通平河東在太平興國已加號佛運統紀則師入戒於康定廣長以壽終而葬之則集熙丁亥師始生僧寶傳行或思夫寺至

徐州琅邪山慧覺廣照禪師西洛人也父為  
衡陽太守因疾傾喪師扶輿歸洛過澧陽藥  
山古刹宛若夙居緣此出家遊方叅問得法  
汾陽應緣潯水與雪竇明覺同時唱道四方  
皆謂二甘露門逮今淮南遺化如在僧問如  
何是佛師曰銅頭鐵額曰意旨如何師曰鳥

合三

鶻魚腮上堂奇哉十方佛元是眼中花欲識  
眼中花元是十方佛欲識十方佛不是眼中  
花欲識眼中花不是十方佛於此明得也  
在十方佛於此未明聲聞起舞獨覺臨粧  
重僧問阿難結集即不問迦葉微笑事如何  
師曰剋時剋節曰自從靈鷲分燈後直至支那

耀古今師曰點朱點漆問如何是賓中賓師  
曰手攜書劒謁明君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  
卷起簾來無可覩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三  
更過孟津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獨坐鎮氣  
宇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貓兒戴紙帽  
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狗子著靴行問拈拄  
拂即不問瞬目揚眉事若何師曰趙州曾見  
南泉來曰學人未曉師曰今冬多雨雪貧家  
爭奈何上堂欲知常住身當觀爛壞體欲知  
常住性當觀拄杖子拄杖子吞却須彌須彌  
吞却拄杖子衲僧到這裏若也擬議劍梁落  
膊輪降款鐵作胸襟到海隅擊禪床下座上

堂見聞覺知俱為生死之因見聞覺知正是  
解脫之本譬如師子反擲南北東西且無定  
止汝等諸人若也不會且莫孤負釋迦老子  
叫上堂山僧今日為諸人說破明眼衲僧莫  
去泥裏打坐却重上堂天高莫測地厚寧知  
白雲片片巔頭飛綠水潺潺澗底急東涌西  
沒一句即不問你生前殺後一句作麼生道  
良久曰時寒喫茶去上堂阿呵呵是甚麼開  
口是合口過輕舟短棹泛波心叢衣箬笠從  
他破曉上堂十方諸佛是箇爛木樵三賢十  
聖是箇茅頭籌子汝等諸人來到這裏作  
麼生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

合三

九

法輪上堂剪除狂寇掃蕩撓搶猶是功勛邊  
事君臣道合海晏河清猶是法身邊事作麼  
生是衲僧本分事良久曰透網金鱗猶滯水  
回途石馬出紗籠上堂承言須會宗勿自立  
規矩若人下得通方句我當刎頸而謝之上  
堂拈起拄杖曰山僧有時一棒作箇漫天網  
打俊鷹快鷂有時一棒作箇布絲網撻覬撈  
蝦有時一棒作金毛師子有時一棒作蝦蟆  
蚯蚓山僧打你一棒且作麼生商量你若細  
素得出不妨拄杖頭上眼開照四天下若也  
未然從教立在古屏畔待使丹青入畫圖上  
堂擊水魚頭痛穿林宿鳥驚黃昏不擊鼓日

午打三更諸禪德既是日午為甚却打三更  
良久曰昨見垂楊綠今逢落葉黃上堂拈起  
拄杖更無上上放下拄杖是何模樣觸髅峰  
後即不問汝諸人馬鑑裏藏身一句作麼生  
道若道不得拄杖子道去也卓一下便歸方  
丈上堂進前即死退後即亡不進不退又落  
在無事之鄉何故長安雖樂不是久居上堂  
汝等諸人在我這裏過夏與你點出五般病  
一不得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二不得孤峰獨  
宿三不得張弓架箭四不得物外安身五不  
得滯於生殺何故一處有滯自救難為五處  
若通方名導師汝等諸人若到諸方遇明眼

作者與我通箇消息貴得祖風不墜若是常  
徒即便寢息何故髑形國裏誇服飾想君太  
慙不知時上堂僧因看華嚴金師子章第九  
由心回轉善成門又釋曰如一尺之鏡納重  
重之影象若然者道有也得道無也得道非  
亦得道是亦得雖然如是更須知有拄杖頭  
上一竅若也不會拄杖子穿燈籠入佛殿撞  
著釋迦磕倒彌勒露柱拊掌呵呵大笑你且  
道咲箇甚麼卓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曰盤  
山道向上一路滑南院道壁立千仞臨濟  
道石火電光鈍琅邪有定軌坤底句各各高  
著眼高著眼卓拄杖下座

瑞州大愚山守芝禪師太原王氏子繞陞座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言出口駟馬  
難追問如何是城裏佛師曰十字街頭石幢  
子問不落三寸時如何師曰軋三長坤六短  
曰意旨如何師曰切忌地盈虛問昔日靈山  
分半座二師相見事如何師曰記得麼僧良  
久師打禪牀一下曰多年忘却也乃曰且住  
且住若向言中取則句裏明機也似迷頭認  
影若也舉唱宗乘大似一場寐語雖然如是  
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放一線道有箇葛藤處  
逐敲禪牀一下曰三世諸佛盡皆頭痛且道  
大衆還有免得底麼若一人免得無有是處

若免不得海印發光師乃豎起拂子曰這箇  
是印那箇是光這箇是光那箇是印掣電之  
機徒勞佇思會麼老僧說夢且道夢見箇甚  
麼南柯十更若不會聽取一頌北斗掛須彌  
杖頭挑日月林泉好商量夏末秋風切珍重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天寒日短問心  
合三  
法無形如何雕琢師曰一丁兩丁曰未曉者  
如何領會師曰透七透八上堂一擊響玲瓏  
喧轟宇宙通知音繞側耳項羽過江東與麼  
會恰認得驢鞍橋作阿爺下領上堂大愚相  
接大雄孫五湖雲水競頭奔競頭奔有何門  
擊箭寧知枯木存枯木存一年還曾兩度春

兩度春帳裏玳珠撒與人撒與人思量也是  
慕西秦上堂豎窮三際橫遍十方拈起也帝  
釋心驚放下也地神膽戰不拈不放喚作甚  
麼自云蝦蟆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  
牯却知有乃拈起拂子云狸奴白牯總在這  
裏放光動地何謂如此兩段不同問如何是  
佛師曰鋸解秤錘上堂大衆集定乃曰現成  
公案也是打撲不辦便下座上堂大洋海底  
排班立從頭第二鬢毛斑為甚麼不道第一  
鬢毛斑要會麼金蓋銀絲成玉露高僧不坐  
鳳凰臺上堂衆集乃曰為衆竭力禍出私門  
便下座上堂翠巖路嶮巖舉步涉千溪更有

洪源水滔滔在頰西擊禪牀下座示衆擎起  
香合云明頭合暗頭合道得天下橫行若道  
不得且合却下座問如何是為人一句師曰  
四角六張曰意旨如何師曰八凹九凸上堂  
沙裏無油事可哀翠巖巖飯饒饒孩他時好  
惡知端的始覺後前滿面埃擊禪牀下座

潭州石霜法永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臂  
長衫袖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布袴  
膝頭穿

舒州法華院金舉禪師到公安遠和尚處安  
問作麼生是伽藍師曰深山戲獨虎淺草露  
群蛇曰作麼生是伽藍中人師曰青松蓋不

得黃葉豈能遮曰道甚麼師曰少年翫蓋天  
邊月潦倒搏拏沒日頭曰一句兩句雲開月  
露作麼生師曰照破佛祖到大愚芝和尚處  
愚問古人見桃花意作麼生師曰曲不藏直  
曰那箇且從這箇作麼生師曰大街拾得金  
四隣爭得知曰上座還知麼師曰路逢衲客  
湏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合三曰作家詩客師曰  
一條紅線兩人牽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  
保老兄未徹在又作麼生師曰海枯終見底  
人死不知心曰却是師曰樓閣凌雲勢峰巒  
疊翠層到琅邪覺和尚處邪問近離甚處師  
曰兩浙曰舡來陸來師曰舡來曰舡在甚處

師曰步下曰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師以  
坐具撼一撼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拂袖而  
出邪問侍者此是甚麼人者曰舉上座邪曰  
莫是舉師叔麼先師教我尋見伊遂下旦過  
問上座莫是舉師叔麼莫恠適來相觸忤師  
便喝後問長老何時到汾陽邪曰某時到師  
曰我在浙江早聞你名元來見解祇如此何  
得名播寰宇邪遂作禮曰某甲罪過師到杭  
州西菴菴主曾見明招主舉頌曰絕頂西峯  
上峻機誰敢當超然凡聖外瞥起兩重光師  
曰如何是兩重光主曰月從東出日向西沒  
師曰菴主未見明招時如何主曰滿盞油難

盡師曰見後如何主曰多心易得乾住後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白菊乍開重日暖百年公子不逢春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大地絕消息翛然獨任真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草荒人變色凡聖兩齊空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清風與明月野老

合三

十三

咲相親上堂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徧天下談玄口不開上堂鐘鳴鼓響鵲噪鴉鳴為你諸人說般若講涅槃了也諸人還信得及麼觀音菩薩向諸人面前作大神通若信不及却往他方救苦利生去也上堂開口又成增語不開口又成剩語乃曰金輪天子

勅草店家風別上堂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  
下老和尚作麼生措手你諸人到諸方作麼  
生舉山僧恁麼道也是久日擣來唇喝一喝  
上堂古者道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草  
深一丈不可為闍黎鎖却僧堂門去也雖然  
如是也是為龜陸地弄塵行上堂語漸也返  
常合道論頻也不留朕迹宜饒論其頻返其  
常也是抑而為之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甚  
麼百鳥銜花獻師曰果熟猿垂重曰見後為  
甚麼不銜花師曰林疎鳥不過問七星光彩  
天將曉不犯皇風試道看師曰將軍馬蹄紅  
曰錯師便打僧禮拜展坐具始收師曰一展

一收法法皆周擬欲更問著甚來由遂問會  
麼僧曰不會師便打

南嶽芭蕉庵大道谷泉禪師泉州人也受法  
汾陽放蕩湖湘後省同叅慈明禪師明問曰  
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師左右顧視曰夜來  
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曰未更道師作市

聲明以坐具便掀師接住推明置禪牀上明  
却作市聲師大咲曰我見七十餘負善知識  
今日始遇作家師因倚遇上座來叅遇後住  
問庵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脚僧師曰作甚麼  
曰禮拜庵主師曰恰值庵主不在曰你輩師  
曰向道不在說甚麼你我拽棒趂出遇次日

再來師又趂出遇一日又來問庵主在麼師  
曰誰曰行脚僧揭簾便入師攔臂扭住曰我  
這裏市狼縱橫尿床鬼子三四兩度來討甚  
麼曰人言庵主親見汾陽來師解衣抖擻曰  
你道我見汾陽來有多少奇特曰如何是庵  
中主師曰入門須辯取曰莫祇這便是麼師

金三

五

曰賺却幾多人曰前言何在師曰聽事不真  
喚鐘作甕曰萬法泯時全體現君臣合處正  
中邪去也師曰驢漢不會便休亂統作麼曰  
未審客來將何祇待曰雲門餠餅趙州茶曰  
恁麼則謝師供養去也師叱曰我這裏火種  
也未言謝供養師因大雪作偈曰今朝

甚好雪紛紛如秋月文殊不出頭普賢呈醜拙慈明遷住福嚴師又往省之少留而還作偈寄之曰相別而今又半年不知誰對共譚禪一般秀色湘山裏汝自匡徒我自眠明覽咲而已

蘄州黃梅龍華寺曉愚禪師到五祖戒和尚

處袒問曰不落唇吻一句作麼生道師曰老大謾頭也不照領祖便喝師亦喝祖拈棒師拍手便出祖名曰闍黎且住話在師將坐具搭在肩上更不回首上堂摩騰入漢已涉繁詞達磨西來不守已分山僧今日與麼道也是為他開事長無明

安吉州默皓泰禪師河東人到琅邪邪問埋兵掉闕未是作家匹馬單鎗便請相見師指邪曰將頭不猛帶累三軍邪打師一坐具師亦打邪一坐具邪接住曰適來一坐具是山僧令行上座一坐具落在甚麼處師曰伏惟尚饗邪拓開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師

合三

上

曰賊過後張弓邪曰且坐喫茶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黑漆聖僧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看牆似土色

唐州龍潭智圓禪師薊汾陽陽曰別無送路與子一技拄杖一條手巾師曰手巾和尚受用拄杖即不消得陽曰汝但將去有用處在師

便收陽曰又道不用師便喝陽曰已後不讓  
臨濟師曰正令已行陽來日送出三門乃問  
汝介山逢尉遲時如何師曰一刀兩段陽曰  
彼現那吒又作麼生師便拽拄杖陽喝曰這  
回全體分付住後僧問承教有言是真精進  
是名真法供養如來如何是真法師曰夜聚  
曉散問如何是龍潭劒師曰觸不得曰用者  
如何師曰白骨連山問昔日窮經今朝參禪  
此理如何師曰兩彩一賽曰作麼生領會師  
曰去後不留踪曰如何是佛師曰火燒不然  
問古殿無佛時如何師曰三門前合掌  
舒州投子圓修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

師曰出口入耳曰來後如何師曰叉手並足  
汾州太子院道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賣扇老婆手遮日間紅輪未出時如何師曰  
照燭分明曰出後如何師曰撈天摸地問如  
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慈母抱嬰兒曰如何  
是學人轉身處師曰街頭巷尾曰如何是學  
人著力處師曰千斤擔子兩頭搖問古曲無  
音韻如何和得齊師曰三九二十七籬頭吹  
簫栗曰官商角徵非關妙石人拊掌咲呵呵  
師曰同道方知  
葉縣省禪師法嗣  
舒州浮山法遠圓鑒禪師鄭州人也投三交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

嵩和尚出家幼為沙彌見僧入室請問趙州  
遜柏因緣嵩詰其僧師傍有省進具後謁汾  
陽葉縣皆蒙印可嘗與達觀穎薛大頭七八  
輩遊蜀築遺橫逆師以智脫之眾以師曉吏  
事故彌遠錄公開堂拈香曰汝海枯木上生  
花別迎春色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

合一

十七

師曰八十翁翁輟繡毬曰恁麼則一句迴然  
開祖胄三玄戈甲振叢林師曰李陵元是漢  
朝臣問如何是佛師曰大者如兄小者如弟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平地起骨堆問  
祖師門下壁立千仞正令當行十方坐斷和  
尚將何表示師曰寒猫不提鼠曰莫便是為

人處也無師曰波斯不繫腰問新歲已臨舊  
歲何往師曰目前無異惟不用貼鍾馗曰畢  
竟如何師曰將謂目前無僧以手畫曰爭奈  
這箇何師便打師與王質待制論道盡一圓  
相問曰一不得匹馬單鎗二不得衣錦還鄉  
鵲不得喜鴉不得殃連道連道王罔措師曰  
勘破了也上堂莫更論古話今只據目前事  
與你諸人定奪區分僧便問如何是目前事  
師曰鼻孔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眼睛歐陽  
文忠公聞師奇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  
茶師坐其傍文忠遽收局請因茶說法師即  
令搥鼓陞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茶相似

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  
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抵解開門作活不  
會奪角衝關硬節與席口齊影局破後徒勞  
綽綽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  
往失粘心麓而時時頭撞休許國手謾說神  
僊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

合二

十七

落在甚麼處良久曰從來十九路迷悟幾多  
人文忠加嘆從容謂同僚曰脩初疑禪語為  
虛誕今日見此老機緣所得所造非悟明於  
心地安能有此妙旨哉上堂天得一以清地  
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衲僧得一禍  
患臨身擊禪牀下座上堂諸佛出世建立化

門不離三身智眼亦如摩醯首羅三目何故  
一隻水泄不通縑素難辯一隻大地全開十  
方通暢一隻高低一碩萬類齊瞻雖然若是  
本分衲僧陌路相逢別具通天正眼始得所  
以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且  
道狸奴白牯知有箇甚麼事要會麼深秋簾  
幙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師暮年休於會  
聖叢叙佛祖與義作九帶曰佛正法眼帶佛  
法藏帶理貫帶事貫帶理事縱橫帶屈曲垂  
帶妙叶無帶金針雙鎖帶平懷常寶帶學者  
既已傳誦師曰若擬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  
此九帶已為諸人說了更有一帶還見得麼

若也見得親切分明却請出來對衆說看說得分明許汝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見不親切說不相應唯依吾語而為己解則名謗法諸人到此如何衆無語師叱之而去

汝州寶應院法昭演教禪師僧問一言合道時如何師曰七顛八倒曰學人禮拜師曰教

休不肯休直待兩淋頭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為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赤脚騎鐵驢直至海南居上堂十二時中許你一時絕學即是學佛法不見阿難多聞第一却被迦葉擯出不得結集方知聰明博學記持憶想向外馳求與靈覺

心轉沒交涉五蘊殼中透脫不過順情生喜違情生怒蓋覆深厚自纏自縛無有解脫流浪生死六根為患衆苦所逼無自由分而被妄心於中主宰大丈夫兒早構取好喝一喝曰叅上堂寶應門風除入者喪全身作麼生是出身句若道不得三十年後

十八末

唐州大乘山慧果禪師僧問如何是從上來傳底意師曰金盤拓出衆人看問撒塵見佛時如何師曰撒塵即垂見佛即錯曰總不如是時如何師曰錯問如何是道師曰寬處寬窄處窄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苦處苦樂處樂曰道與道中人相去多少師曰十萬八千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天晴日出曰學人  
不會師曰雨下泥生

變

變

變

續傳燈錄卷第三

合三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